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杰克与生发装置的谈话



杰克与生发装置的谈话

杰克希尔曼

“快，贝西，”杰克拉着牵绳，已经这样说过一千遍，“咱们就要到了。”

他沿着这条路走了一上午，又热又累又渴。他身后拉着一个分子再生装置，差不多走了五英里。这个反刍动物装置作为他全家的食品来源已整整十八个年头了。但自杰克的父亲失踪以来，要维护这个装置变得愈来愈困难，常常令杰克和他母亲一连几天没有新鲜的营养食品。他们不得不依靠维修部门提供的食物。

“我明白，少爷。我正尽力快走呢。”这个走得疲惫不堪的陈旧装置靠着连在一起的四条附肢滑动，速度十分缓慢。听它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便可以断定它已年久失修了。

“我希望能卖个好价钱，足够我们维持到父亲回家的时候，”杰克说，像是自言自语而不像在对他的机械同伴讲话。

“按现行市场价格，我相信单是我的部件就够你和老太太过好些日子的，”贝西答道，“我的型号走俏过好多年，我的电路系统还会大有市场。”

杰克咕哝了一声，没兴趣老跟一头机械母牛谈话。他沿路缓慢行走以适应再生装置的速度。他梦想去城里逛，口袋里装满钞票，见到东西就买。但是，他父亲的伤残金有限，他和母亲不得不紧缩开销，他的梦想比城市此刻离他的距离还要遥远。要让这些梦想实现，杰克的生活得出现点奇迹才行。

“我能帮帮你吗，年轻人？”杰克左旁有个声音问道。

杰克停步四望，就算他眼力好，还是没有觉察到路旁站着一个人。地上立着一口大箱子，大得可以容下半间屋的东西，杰克突然省悟：这是一个推销员，只有当人们希望见到他才会看见人。这样，要回避不满意的顾客就容易得多了。

“不，用不着。我正进城呢。”杰克边说边赶路。

“可是，你还不知道我会帮什么呀！”推销员说。他弯下身掀了箱上一个特别的按钮，箱子便唿地张开，足有一幢小楼房那么大。“请进屋来，”推销员说，“我至少可以请你喝杯冷饮。”

杰克舔了一下嘴唇。“喝点冷饮倒满好，也许就呆一会吧。”杰克放下牵绳，让反刍动物装置停在路边。“贝西，呆在这儿。”杰克说。

“是，少爷。”动物装置回答。

推销员用手轻轻推着杰克进入店铺。店里的空气凉爽，经受了一路上的炎热，杰克差不多感到有些冷意。他哆嗦了一下，但愿这不是个坏兆头。

“先随便看看吧，小伙子，我去弄些冷饮来。”推销员朝后屋走去，进了一个小房间。

他在去的途中扭了一下控制板上的开关，轻音乐立即弥漫了整个店堂，营造出适宜的生意气氛。

杰克开始浏览货架。他钦羨架上陈列的各种精巧的节省劳力的商品：电动离子扫帚；多层面，电脑控制的清扫装置；新型的方使用餐的厨房设施；手掌大小，能从衣物上清除有机油污的小玩意儿，也有同杰克一样高大的大设备——依据现成图纸四个小时内便可建成一间屋子；还有多变化的油画，可以协调主人或装饰者的心情；还有自身调整外形的家具，既舒适又得体。总之，诸凡日常用品与设施一应俱全，五光十色，令杰克惊叹不已。

“发现了你喜欢的东西吗？”推销员来到杰克左旁问道。

“啊，当然，”杰克回答道，“有些东西是我妈特别喜欢的。”他正在欣赏一个袖珍缝纫器，只有擀面杖大小，既可缝线又可镶边，甚至可以用草当原料制造出布来。

推销员从杰克手里拿走缝纫器，递给他一杯饮料。杰克凝视着面前的货架，没有觑一眼杯里便喝了一大口。饮料蛮刺激胃的，他瞪大双眼注视着杯子。

“啍啍，”杰克嘘了口气，声音嘶哑地小声说道，“快平息下来吧。”

“别着急，”推销员自己也喝了一大口，“这饮料全是逆向分子兑成的，味儿挺足劲儿却不大。”

杰克又抿了一口说：“我会逐渐习惯这玩意儿的。”

“现在告诉我，你打算干啥？”推销员问道，一边启动了他口袋里的催眠器，让杰克刚喝的饮料中的分子产生反应。

“我和妈需要用老贝西去变卖点钱，”杰克含糊不清地说道。“我们没钱维护她，自己还得过日子。妈相信父亲不久会回来，之后一切就不愁了，可眼下得坚持一段时间。”

“你父亲离开多久了？”推销员问。

“十五年了，”杰克发现货架上的货品开始有趣地跳跃，那种滑稽的动作令他发笑，“他出门去买啤酒便一去不回了。我不大记得他，当时我才三岁。”

“喔，”推销员说，“真有趣，也许我这儿有东西帮你摆脱困境。”他把手伸向底层货架下的小抽屉里。

杰克俯身去看那跳跃的手掌大小的全息家庭故事装置，但这玩意儿一放上货架便*惶 耍 械绞*。推销员手里拿着东西想吸引杰克的注意。

“好啦，这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。”推销员说，把手伸到杰克眼前。杰克正要俯身观看，控制器的微波突然一闪，激活了他周身血液里的化学分子。他兴奋地笑了，却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。

“哇，真棒！我从未见过这样棒的东西。”杰克眨了眨眼，微笑地望着推销员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些生发装置，”售货员说，晃动着一把指头大小的棕黄色豆粒，“它们是多角度，全方位，有机的人工信息定序器，29型。”

“妙极了，”杰克说，“意味着什么呢？”

“小伙子，这意味着你只需把它们放在适当的地方，提供充足的原料，它会为你妈和你制造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。你们祈愿什么就有什么。”推销员又把杰克血液中的药剂控制器一拧，杰克明显地变得容光焕发。

“好，我要了。”

杰克停了一会，这样做是不是恰当的意识与人体内的药剂在对抗？

“多少钱？”杰克又傻乎乎地问道。

“嗯，小伙子。我特别给你一个优惠价。”

推销员思考了一会，说：“是呀，我相信不会亏你，我用这些精巧的装置换你牵进城卖的能动再生器，两不相亏。你没少卖一文钱。”推销员的微笑得到了杰克的回应，于是两人握手成交。

推销员把生发装置装进了一个口袋，杰克出门去领他的交换物。“喂，贝西，我用你做了笔买卖。我希望你喜欢你的新居。”

“我相信会的，少爷，”反刍动物装置边说边进了后堂，“你回家时请代我向老太太致意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贝西。”杰克说，把绳的一端交给推销员，同时拿过小袋。他的眼睛盯着袋子，他血液里的控制药剂再次激发。杰克离开店房直往家去，等他想起该向推销员道谢时，差不多上路一小时了。

他愉快地打着口哨，想着有了这个新的生发无穷的装置，他和他妈该有多称心如意。杰克一直往家赶，恰好在太阳下山时到了家。

“我回来啦，”他一面跨进门槛一面叫道，这个活动的两间房屋早由他父亲变成了一处固定住所，“妈，瞧我带回了什么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你没上集市去卖个好价钱？”杰克的妈妈仔细打量杰克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闻到了他的气息，“你喝酒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妈。我只停下来和一个推销员交谈了一会儿，他和我做了一笔你想像不到的好交易。”杰克从衬衣里拿出那个装有生发装置的袋子。

“推销员！那些家伙怎么又有一个回这儿来了。”杰克的妈妈痛苦地惊叫道，“你上当了，我敢说你把母牛给了他，对不对？”她一把扯住杰克的前襟，把他拉到自己面前，“我不想听你再说些什么，你立即回去从他手里要回母牛，再上集市。”

“可是，妈，等我赶去时他早走了。你知道他们会在夜里赶路的，我也找不到他。”杰克从口兜里掏出小袋，“瞧瞧，它们会帮助咱们。”

杰克的妈妈一把抓过来扔出了窗外，那些生发装置飘散在空中，“你跟你爹一个样，没头没脑，呆得像块石头。你跟你的生发装置一同见鬼去吧。”她朝杰克的脑瓜子一巴掌打去，重得解除了他脑里最后一点控制药剂，于是杰克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什么。

“啊，啊！”杰克自言自语道，“该我倒霉。”妈妈的大手抽回去后又是一击，把他打出了窗外。幸好，杰克落在一堆他和他妈收在一起准备送到回收站的饮料罐中间。他深深陷进了玻璃瓶与铝制筒的底层，头再硬也受不了这么多饮料罐的撞击。喝了推销员的药剂之后又挨了他妈的耳光，这一天真够杰克受的，他窝窝囊囊地总算睡着了。

“请提供要求项目的细节。”

杰克耳畔仿佛响起轻微的声音，他从一系列噩梦中醒了过来，呻吟着从无数罐瓶之间转动了一下身子。铝制罐的刺激够他记起一夜来的头痛。

“请提供要求项目的细节。”

那声音还在那儿，向他缓慢的思维证实这并不是在做梦。

“什么？谁在说话？”杰克还闭着眼睛，有意避开太阳光线。杰克家门外一辆车开过，反光折射在他脸上：“那是你吧，妈？”

“请澄清要求项目的细节。”

那声音正好来自杰克的肩膀上方，他设法转身又不掀动更多的罐瓶，于是看见在三个纸箱的拐角处蜷曲着一朵蓝色的小花。杰克在房屋四周从未种植过任何植物，这花的出现就真奇怪了。

“它是从哪儿长出来的？”杰克自语道。他伸手去摘野花，他的指头刚碰到花茎便受到电击。

他大叫一声，纵身跳了起来，一面晃动指头，一面吹凉气。

“请别移动声音装置。”蓝色的花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杰克问，“你究竟是什么？咱们这附近不曾有过会说话的花。”

“我是 29 型有机传送系列装置，通常称作‘奥声’，这家男主人刚买回不久。”蓝花说，“我被激活六个小时了，现在已能完全运行，所有动能都已到位。请说明前一要求的细节以便照办。”

“你究竟唠叨些什么？谁在要求什么？”杰克揉揉指头，跪下地去仔细端详那花。他看见花瓣金属般闪光。

“我一定在做梦，”杰克说，“我做过的最怪的梦。别理睬我在说什么。”

“照办。”那花说。

“我需要咖啡。”杰克对自己说。

“传感器表明加热装置上的咖啡已备好，请进屋饮用。”花儿转向墙壁，“加热器已经激活，最佳状态还有二十秒钟。”

“谢谢，”杰克说，“你还可以办别的事吗？”

“请提供要求细节。”花说。

“什么？”这大清早的，杰克还没有进行神秘谈话的准备。

“重新表述：你要求什么？”

“啊，只要求我和我妈永远有钱花，我的生活中有刺激，这就不错了。”杰克嘲讽地说。

“正在运作。”花儿回答。

杰克听见这话吃了一惊。便绕到门口进屋去。“妈！”他小心地叫道。没有人回应，他把头探进门。屋内一片寂静。杰克进屋巡视一周，妈不在屋里。桌上留了张纸条，说她同男朋友一道去关照邻居了，也许过会儿就回来。杰克叹了口气，走到加热器跟前倒了杯咖啡。

喝了两杯咖啡，又冲澡换了衣服，杰克感到像个正常的人。他决定出去捡回他妈扔到窗外的生发装置。也许他会将它典当出去，找回部分损失的钱。杰克从屋旁经过时发现一棵从未见过的大树，从他站的角度仰望上去，只见树尖高耸入云。原先堆放的回收物品都不见了。

“怪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杰克叫道，“这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那蓝色的花这时出现在他头部高度的树干上，说道：“程序完成。请上通道。”

“通道？什么通道？”杰克仰望着高耸的树。“你是怎么把它弄来的？”

“请注意这是一个有机的连结系列结构，一切有机功能靠这种装置运行。”蓝花在微风中轻轻摆动，像在邀请杰克靠近一些，“请上来实现你的要求。”

“我的要求？”杰克问，“你是说这会为我带来我要求的钱？”

“是的。”花儿回答。

“嗯，这就有趣了。”杰克说道，扔下没喝完的咖啡杯子。他绕着树干来到一连串螺旋向上的槽口面前。杰克攀上一只手，在右登上一个槽，开始上爬。

爬了一小时之后，杰克汗流浹背，手脚有些不稳当了。他停了一会儿，举手抬脚先活动一下。他看那朵蓝花随着他上升，便叫道：“嘿，奥声。”

“我怎样帮你？”花儿回应道。

“树干上有地方能停歇一会儿吗？我有些累了。”

树里传出嘎嘎的响声，杰克感到有些振动。

“请顺时针横行，进入安乐休息站。”花儿说。

杰克小心翼翼地移动，槽口神奇地出现在他需要攀登的地方。绕到一半，

树干旁边开口了，杰克走进一个红皮革铺地的空房，里面设有两个座位。杰克坐进一个铺垫厚实的座位。

“哈，正合我意。”他朝顶部望去，寻找蓝花，“这儿有什么喝的吗？”

树旁开口处合上了，防止刮风吹走东西，同时内壁开了一个窗，杰克眼前出现各种冷饮，都不含酒精。

“怎么回事，不提供凉啤酒吗？”杰克问，一边搜索饮料柜在哪儿。

“在抵达旅途终点之前，不宜饮用有害你攀登能力的东西。”窗边，花儿的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像他妈在说话。

“嗯，外边的路道要是容易爬些就好了。”杰克把冷饮瓶放上额头解热，一面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还干不了这累活儿。”

“按红色的钮键，内室直上的系统就会激活。”

杰克沿墙壁察看，发现窗边有一个先前没注意到的红色钮键。

“你是说，有一条路直接上去而不必从外边爬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哼，我在底部时干嘛不告诉我呢？”杰克叫道，把饮料泼向花儿，“早说可省了我不少力气。”

“在登上行程之前，内部上升系统的信息不通。”花儿回答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杰克恼怒地问道。

“重新陈述：你先前没问。”

“好吧，往后你必须在我需要它们之前，告诉我这类事，听见了吗？”杰克盯着花儿说。

“是的，你想登上运送系统吗？”

“对，咱们走吧。我可不想再爬了。”杰克一屁股坐回座位。

“请按激活键。”花儿指示道。

杰克过去揿了一下红色钮键又退回座位。房间便奇怪地螺旋式地上升。杰克后悔拿上了饮料，正想找个地方放回，房间突地一停，把杰克弹出了座位。

“惯性装置出现故障，需要修理。”花儿抱歉地说。

“咱们到了什么地方？”杰克问，“把门打开让我瞧瞧。”

“请等一会儿，”花儿说，“有关现在何处的信息，需要在登上运载装置之前提出。”

“是吗？”杰克精明地问道。

“重新陈述：你要求过问题发生之前提供信息。你离开之前我会给你一份记录。”

“啊，行吧。”杰克语气缓和地说，“但这会儿外边情形如何？”

“眼下有人坐在跨空间的连结系统里，为了去获取财富和超量的肾上腺素。”花儿停顿了一下。

“见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杰克问，“用我听得懂的语言回答问题。”

“同意。重述：这是一个赌徒的房子。”

“这样说，我该干什么，同他玩牌吗？”杰克靠后一坐，“我没有任何东西可赌。”

“这位赌徒赌的是体力竞赛，已经安排好来客与他之间的比赛系统。总之，你得设法穿过迷宫。要是你赢了，就会获奖。”

“什么奖，从半空中费劲地去某个星球吗？”杰克没有发生兴趣。

“奖品与一把竖琴有关。”花儿为这种前景感到很快活。

“一把竖琴?这家伙拿把竖琴来当奖品?你不认为这挺稀奇吗?”杰克在小房间里踱着步。

“在这儿得到一把竖琴的机会接近于……”花儿开口说。

“别跟我说机会不机会,”杰克说,“试想,有机会同银河系里最惬意的生存形式结交,她那修长飘拂的金发绕着我,以竖琴特有的异国情调向我歌唱。我只消把她的谈话录下来当情歌出售,就会发一笔大财。”他又转向花儿,“我怎样才能得到竖琴?”

“竞赛规则要求你穿过一座迷宫并得到几件东西。最初阶段完成之后,你得与主人直接竞争。”花儿说。

杰克搔了搔头说:“让我想想是不是听明白了。我独自穿过迷宫的第一段路程,拿到几件专门的物品;临到最后一段,我得与住在这儿的家伙竞争以赢得那竖琴,是这样的吗?”

“正确。”花儿回答。

“行,我接受。”杰克既像在回答花儿又像在自言自语,“说到底,既然我与伙伴们在外逛一夜之后能找着回家的路,这算个啥。把门打开,咱们开始吧。”

“请把通讯装置从墙上取下,放进你上衣的近腹部分。”蓝花轻轻摇摆着从墙头松开。

杰克把花拔下,伸手去拔时还以为又会触电。他瞧着花瓣和贴附墙壁的圆形体问:“我该咋办?”

“重新陈述:把我放进你的衬衣兜里。我会从那里指挥你穿过迷宫。”

“啊,好极了!”杰克说,把花放进衣袋。

“行了吧?”他问。

“没问题,”低沉的回音,“请进入迷宫。”

房门开了,杰克看见外面高耸起一个装置,像是一座高山的侧面。

“嗨呀,”杰克叫道,“这像是巨人游乐场。”

“正确。”杰克衣袋里发出细微的声音。

“你是说这儿的赌徒是个巨人?”杰克问。

“说得明确点,他是个基因工程力士,专门被设计出来对付庄稼会遇到的危害。”

“我上学时读到过。等六拉雷亚老鼠不是有本格尔老虎那么大吗?”

“正确,”花儿答道,“因此,力士个子很大,不需特别设备就可以对付鼠害。他和他的兄弟们属于长生不老的种族。这位力士正设法多挣钱,然后在此间隐退。”

“我去和巨人对抗吗?”杰克喊道,“你是不是疯了。我不干。”

“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是多余的,”奥声回答说,“至于你去与他对抗的能力,你穿过迷宫时获得的特别物品会使你在对抗中占上风。”

“你是说我会得到辐射枪或者魔力剑之类的东西?”杰克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吧,我看为了拥有竖琴值得去冒险,”杰克说,“从哪儿开始?”

“迷宫的开口在西北方向十五米的地方。”奥声回答。

“咱们找找吧,”杰克咕哝了一声,“太阳从西边升起,在东边落下,这意味着我的左肩朝向南方。好啦,咱们往那儿去。”杰克径自走去。

“请等等。”奥声打断他说。

“不是吗？”杰克停下步。

杰克的衬衣兜里闪亮出一道红色激光，直指另一个方向。“往那儿去。”奥声说。

“啊！这才对啦。”杰克转过身，朝光线指明的方向走去。他走近一堵高墙，四处寻找一道门或别的什么口子，却找不着。

“呃，我怎么进去呢？”杰克问花儿，“要我径直走去说‘芝麻开门’或者别的什么口诀不成？”

这时听见响亮的嘎嘎声响，墙头上足有十英尺宽的一道口子开了，就是巨人也进得去。

“好，真没料到。”杰克高兴地说，“第一遭成了。”

“初试者的运气。”花儿说，“请入迷宫，小心走。”

“说得对，”杰克说着，得意地打着口哨前进。

咔嚓一声开口在身后合上了，杰克陷入一片黑暗。

“啊啞，”杰克说，“我忘了带亮光。”

他口兜的花开始送出淡蓝色的光。不一会儿杰克就能分辨出墙壁和通道的顶部。通道空荡荡的，两头漆黑，但地上没有尘土，像是刚吸过尘似的。

“知道我该往哪一头走吗？”杰克问奥声。

“从这个起点出发，无论往哪一端，成功的可能性大致相当。”奥声说。

“我的成功率怎样？”杰克想知道。

“按幸存者留下的报告，成功的可能性难以推断。”花儿模棱两可地说。

“到底我的机遇如何？”杰克追问。

“按以往所做的努力成功可能性等于零。”奥声静静地答道。

“好哇，”杰克说，“你既然把我弄到了这儿，却让我知道还不曾有人成功过。”

“你要求过生活中有刺激。”奥声提醒他说。

“是呀，但得有成功的希望。”杰克试着往右走了几步。没有什么动静，他继续往前走。通道平滑，略微往左拐，没有有关距离的任何标志。约莫走了半小时以后，杰克发现远处有一点光亮——从通道拐角的黑暗里透出的金黄色光亮。奥声减弱了自己的亮度，杰克小心地走去，到了亮区发现有个钢条笼子固定在地上。发光的是笼子里的一只鹅。

杰克瞧着这只鹅，鹅也望着他。杰克注意到笼子像是用滑轮固定在地面的横杠上。

“鹅在这地方干啥？”杰克高声地自言自语。

“吃东西呗。”鹅回望了杰克一眼。

“嘿，你能讲话！”杰克叫道。

“你不也会，”鹅答道，“这有什么稀奇。”

“我家乡的鹅可不会讲话，也不会在黑暗中发光。”杰克绕了笼子一圈，想找到门或出口什么的，但是找不着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鹅问。

“玛伯里高地。”杰克心不在焉地答道，“这东西怎么打开。”

“玛伯里高地？叫这名儿的星球该多怪。”鹅说。

“不，我来自地球。”杰克说，“那是我家所在的城名，可是，现在也不像个城了。自从工厂关闭，所有的活儿都移上了别的星球，几乎人人都靠政

府救济或者外出找事做。”

“那你干嘛留下？”鹅问。

“我得照顾我妈。父亲走后就剩下我，我得让妈有地方住，有东西吃。”

“城里没工作做，你如何挣钱呢？”鹅回到食盘边，谈起吃的令它感到饥饿。

“呃，这挣一点，那挣一点，”杰克无可奈何地说，“我们捡点东西卖给回收站，这一行还蛮行销呢。我今年刚上完学，申请过当环境维护技工，但玛伯里高地的需求量不大，大多数维护活儿由自动装置干了。”

“既然没有空缺，你干嘛申请呢？”鹅问。

“是我的指导顾问告诉我那样做的。我不能跟管理求职的电脑人员过不去，要是我老是闲逛而又不寻求任何可以胜任的工作，雇工协会会怎么想？”杰克有些愠怒地说。

“别冒火，”鹅说，“我只是说有点奔头比无望强。我想你来这儿是为了得到竖琴吧？”

“对，”杰克说，“你能帮我打败巨人获得它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鹅答道，然后停了一会，“啊，啊，等一等。”鹅走到笼子中央站住，蹲在笼底用劲。几秒钟后站起身回到食盘边，它离开的地方留下一个金色的亮壳蛋。

“嘿，那是一个金蛋。”杰克叫喊起来。

“亏你有眼力。”鹅冷嘲热讽地说。

“向我描述一下吧。”奥声从杰克口兜里说道。

“谁在说话？”鹅问，一边四下张望。

“是我。”奥声说，趁杰克躬身去捡那蛋时从口兜里伸出头来。

“一朵会说话的花，”鹅评论道，“可这小伙子见我会说话还忐忑不安呢。真是个怪人。”

“同意，”奥声说，“然而，我们的使命在于获得维持他妈生活所必需的钱财，在于让人知道杰克是个能人。你已经表示愿意帮助他，我们该如何把你解救出来呢？”

“他总是这样讲话吗？”鹅问杰克。

杰克正在端详那蛋，只勉强听见问题。“是，总是这样。这蛋为什么这样发亮？要全是实实在在的，我可轻易拾不起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，”鹅回答道，“你不想想，一枚实在的金蛋产出来会对我们肠道造成什么损害，更不要说别的细微部分了。为我设定基因信息的人给了我从食物中提取金质的化学功能，并且把金集聚在壳上，于是，你只需熔化蛋壳就会得到纯金。我每周大约产两枚蛋，这要看饲料中的含金量。那巨人几年来从我这儿收集了一大堆蛋。”

“啊，是吗。可我们怎样打开笼子呢？”杰克边问边把蛋放进衬衣口袋，“干嘛它要像这样在地上滑动？”

“便于清洁工清除粪便。你总不会以为我吃下去饲料产出来的都是蛋，对吗？”鹅望着杰克。

“喔，从没那样想过。我们怎样把它打开？”杰克摸着笼子边沿，想找出看不见的锁。

“你需要用分子解离器拆开顶盖，把盖子拿掉。”

“啊，太妙了。哪儿去找那种装置？”杰克双手抚着臀部直盯着鹅。

“转过身去。”鹅说。

杰克照办了。在笼子对面的通道墙上，有一个小金属门隐隐可见。

“像那样的门，通道内每隔一百英尺左右都隐藏了一扇。站在门的一侧打开它。”鹅发出指示。

杰克小心走到门的右侧，摸着把手。他猛地一拉，便开门钻了进去。门外一把金属长矛上悬着一个用皮带套着的小圆筒。

“赶快拿出分子解离器来打开笼子，”鹅说，“当你打开门时，你会让巨人房里的报警器响起来。很快就会有人来清除闯入者留下的痕迹。他们一旦发现我不在了，巨人便会大发雷霆。

他拿来分子解离器果然打开了笼子，伸手去抓鹅时，鹅毛刺手，他住手了。

“别在意，我需要展展翅膀。”鹅一下出了笼子沿通道飞去，把杰克和奥声留在漆黑的通道里。

“啊，奥声。咱们能不能再来点光亮？”杰克轻声地问，“我想鹅已经飞走了。”

“正确。”奥声说，开始再次发出亮光。

有了淡蓝的光，杰克把分子解离器揣进怀里，开始沿鹅飞去的方向走。他走了五*种硬患 魏伪涕 *问奥声是不是在开侧门时遗漏了什么。他瞧着通道，除了光滑的墙壁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进来！”杰克背后一声喊叫。鹅啪的一声落在地上。

“小伙子，你看，在笼子里关了几十年飞起来都生疏了，”鹅说，“我想还是走一阵子吧。”

“你从哪儿来的？”杰克问，“你刚才是从另一个方向飞走的。”

“迷宫外部是个大圆圈，”鹅说，“我只到外面兜了一圈。”

“喂，假如你要帮我，能不能提点建议。”杰克站起身，拍拍裤子。

“呃，别往那边走。”鹅回答道，“往前几步，那边地面就会陷进一个大坑，那儿有些很不友好的人。这前面十码远，另有一个通道在伪装的门背后。”

“既是伪装的门，我怎么找得着？”杰克问。

“那就是我的事了，”鹅说，“我是你穿越迷宫的向导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杰克开始沿左边在通道里走，一手扶壁，几步一停地摸索。一块石头在他手下松开，差点把他摔倒在地。一扇大门开了，显示出另一条通向右边的黑暗通道。鹅迈过杰克，在前面照亮，扭头叫道：“不跟我来吗？”

“啊，当然，不成问题。”

杰克一跨进门，身后的门啵啵一声合上了。

“别再回头。”鹅说，走在前面。

杰克跟着，紧随亮光。他一路往墙壁看，想发现另一扇秘密的门或特别的奖品。

“奥声，你能看见墙上有什么异样东西吗？我觉得像漏掉了什么。”杰克伸手去敲坚硬的石头。

“传感器失灵，这个房屋结构的主人采用了电子防感设施，我无法沿途感知。”奥声说。

“别费劲了，”鹅说，“往后几百码地段没啥担心的。”

呼的一声顶部有一大块塌了下来，差点打着鹅的尾部。杰克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块大石就落在他前面几寸的地上。

“嗨，真抱歉。”鹅说道。

杰克跨过石头，俯视正在梳理尾部的鹅。“我想你说过给我当向导，发生这种事你早该知道。”

“我说过了抱歉，我很长时间没到这儿来了，以后一定有了变动。别担心，咱们没事儿的。”鹅仰望着杰克。“怎么回事，你想长生不死？”

“要是有可能，当然罗。”杰克说。

“祝你幸运，巴克。”鹅说。

“喂，我叫杰克，不叫巴克。”

“好吧，依你。你可以叫我迈达斯，因为我有添(点)金术。”鹅说。

一听那谐音，杰克口兜里迸出一声呻唤。

“干嘛？”迈达斯说，“你没有听过这样开头的故事：很久很久以前？”

“咱们还是快些去找竖琴吧，”奥声说。

“行，不听故事拉倒。”迈达斯继续往前走。走了几步它又停下来。

“这附近原来有间房，那里有把剑，会在最后的挑战时刻派上用场。”迈达斯用扁嘴壳去探索，壁头在鹅嘴壳下发出回声。“啊，找着了。”它望着杰克，“推这儿，小心，这房间里安装了抑制场。”

杰克紧贴着墙，轻轻推一推没动静，用力推也没反应。杰克靠紧墙壁，用脚踢，松开一寸，再一踢便现出来一间大房。

杰克往里探望，凭藉奥声和迈达斯发出的光亮看见里面有几个人，被固定成不同的跑动姿势。

“那是控制键造成的，”迈达斯说，“按那个键，房间的场能会失效三分钟，然后又自动回复。你要是不快些出来，就会被固定在里面。”

“你说的剑在哪儿？”杰克问，“房间不大，要是知道在哪儿，三分钟足够了。”

鹅指示左墙。“看见角落里那扇六英尺高的门了吗？”

杰克点了点头。

“剑就在那后面。你把门往左开，一定得往左，否则你会缩短自动回复的时间。”

“听起来不难。然而，如何关掉这房间的抑制场能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迈达斯回答。

“是吗，你真会帮大忙。我原以为你在这儿无所不知呢。”杰克说。

“我本来是是的，可是巨人安装了些新玩意儿，我关进笼子太久了，已经跟不上变化。”

“问一个问题，”奥声说，“既然我们看得清房间，房间的场能控制不了光线，对吗？”

“不全对，”迈达斯说，“抑制场可以减缓光线但不截然控制光线。看见壁墙边的尘堆了吗，那便是冒险进去而老出不来的人死后所留下的尘土。”

“用聚光能够启动控制键吗？”奥声问。

迈达斯想了一会：“我想可以，但从没试过。”

“站好别动，杰克，”奥声说。蓝花旋动着集聚光束，一道铅笔粗细、两寸长短的光束缓缓朝控制键移去。

“要花多长时间才会抵达那键？”杰克问。

“大致要一点零一刻钟吧。”奥声回答。

“太好了，咱们现在最需要打个盹。”杰克说着蹲下地。

“好主意。”迈达斯说，把嘴伸进羽翼下，很快打起鼾来。

“快到的时候弄醒我。”杰克对奥声说。

“正确。”

一会儿，杰克也鼾声大作。时间过得很慢，红色的聚光慢慢前移。

光束终于快接近控制键了。奥声开始振动以便唤醒杰克，但没有动静。

最后，蓝*回缓蒙焔秩*两芸说*耳朵。

“哟，什么事？遭到攻击了吗？”杰克跳起身来，四处搜索攻击者。

“咱们安然无事，只是光束快接近控制键了。”

“你刚才是想弄醒我？”杰克问，埋头看了一眼蓝花。

“只好那样，别的办法没引起反应。”奥声说，像是在责备杰克。

杰克看着光束就要挨上键钮，便目测着去门边放剑处的距离。“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拿剑。与此同时，你能够救出其他被定住的人吗？”杰克问迈达斯。

“没问题，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撤的。凭他们离门边的距离，会有时间回过神来逃跑。他们需要的是机会。”迈达斯展开双翅，做好营救准备。

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到！”奥声数着数。

红色光束触到键钮便消失了。有一阵子丝毫没有反应，杰克差点先就冲进房去。之后才听见嘎吱吱的移动声，场能解除了，房里那些冒险家开始行动。迈达斯立即飞去。

“抑制场解除三分钟，大家赶快离开房间，不然一旦回复，你们又会被固定。”迈达斯在房内飞了一圈，把那些木呆的人赶出门外。

杰克跑进去，迅速将那门往左推，墙头现出一道凹痕，里面躺着一柄套上黑皮鞘的宝剑。杰克抓起剑便跑，刚好跑出来抑制场能又嘎吱吱地回复了。

“你不是说我有三分钟吗？”杰克问迈达斯。

鹅耸了耸肩说：“也许宝剑一旦离开房间抑制场就会恢复。我咋会知道。”

“你有了这柄宝剑，同巨人对峙会更具优势。”奥声评论说，“咱们继续前进吧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杰克回答。

“你们几位要跟巨人斗吗？”救出的人中间有人问。

杰克转身回答，第一次看清问话的人：“爹？是你吗？过了这么多年……”

那人仔细打量杰克：“你是杰克？我禁闭在这儿多久了，这是咋回事？”

杰克拥抱他爹：“我和妈一直惦念着你，你那晚外出后就没回家。妈总是放心不下，她托你的几个兄弟在一直寻找你。”

“几个兄弟？”杰克的父亲问。

“当然啦：蒂姆叔叔，哈里叔叔，乔叔叔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，“啊，算起来有不少时间了。也许，这样也挺好。”

“这是你爹？”奥声问道。

“当然。奥声，迈达斯，见见我爹，约翰琼斯。就是我告诉过你们很久前失踪的人。现在，我终于救了他。”杰克双手搂住父亲的肩膀。

“我的好小子，真是的。你怎么到了这儿？我离开你和你妈那时是在地球上？”

杰克后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嗯，我领着贝西进城变卖，路上遇见一个推

销员……”

“高个子，灰色衣装，上嘴唇左边有一颗痣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杰克说。

约翰点了点头：“我遇到同一个人，他给我一枚具有魔力的钱币去买啤酒，说准会使我富起来。我把钱币塞进一个啤酒自动售货装置的钱口，却一下子到了另一个星球，走在一条迷径上。”

“是呀，他用几粒豆换了贝西，妈一气之下把豆扔出窗外，我立即扑去找……”

“好样的。我当然记得你妈的脾气。”

“后来，一根大豆茎上长出这花……”

“横跨地域运送装置。”奥声插了一句。

约翰就近看了看奥声，说道：“27型？”

“不，29型，”奥声骄傲地说。

“然后，我爬上豆茎到了这儿。我们发现了迈达斯。”他指了指鹅，“后来又发现了你和定在房里的其他人。大概就是这些。”

“多古怪的故事，好小子。我看得出你具有琼斯家的真正气质。一路上弄到啤酒了吗？”

“抱歉，爹，没有啤酒。”杰克低下头看那柄剑，“现在该是去找巨人争竖琴的时候了。”

“这儿会有竖琴？”约翰问，“你们要去夺吗？让我参加吧。”

“爹，你认为自己行吗？你毕竟在那抑制场里呆了15个年头了。”

“我感到自己同陷进去的那天一个样。”约翰说。

“那是个抑制场，”迈达斯说，“你出来时与你进去时的状况会一样。”

“是吗？不管怎样，我要一同去。”约翰说。

“好嘛。”杰克看了看迈达斯，“现在该往哪儿去？”

“往那儿，”迈达斯用翅一指，“巨人会在前方大约四百码的地方等候。所有这些都放了出来，他一定会发觉出事了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。”杰克说，他边走边欣赏那柄剑，“剑鞘真不赖。”

“你懂剑吗？”迈达斯问，走在他旁边。

“不怎么样？”杰克从剑鞘里抽出明晃晃的剑身，绕着头部一挥，差点碰着他父亲。然后把刀尖往下一点，还好，只削掉迈达斯尾部一根羽毛。

“嘿，小心点。”迈达斯说。

“让我瞧瞧，杰克，”约翰说，“我懂一点儿。”

杰克递过剑。约翰仔细端详这柄镌刻了字的钢刀。

“这是一柄托莱宝剑，不太多见的。这是早在人类进入太空以前的式样。”他俯视着迈达斯，“你知道这剑的用途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鹅回答，“那本纪事录里只是说可以用来打败巨人。也许，当你跟巨人斗时这剑会同你说话。我不太清楚。”

“嗯——”约翰像在自言自语。他离开杰克和迈达斯的身边，开始挥舞起来，舞出精彩的种种套式，他的头和身子四周只见刀光剑影。

杰克在父亲的剑术面前简直看呆了，招招式式，或刺或劈，令任何攻击者望尘莫及。

“你在哪儿学的？”杰克问。

“啊，我认识你妈之前学的几招。她从不喜欢武艺，于是我便不再练了。”

可是，知道自己会几下子也好，也许会有用场的。”

“抬起头来，伙计们。”迈达斯警告地说。

他们这时已抵达通道尽头，这儿敞开一个大院子。地面四处摊着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，在杰克看来像是被压扁在地的冒险者。

“哼，哈，呼，喘。我闻到了一个赌徒的血腥味。无论死活，我们将面对面地恶战一场。”

一个低沉粗厚的声音从头顶响起，杰克仰头察看声音来源，却见那巨人正从高处冲过来。

“建议适时地回避。”奥声评论道。

身后的墙壁砰地合上，没了任何退路。

巨人愈来愈近，杰克见他约有十五英尺高，手里玩着一只第六拉雷亚上的十英尺长的巨鼠。巨人以每步三十英尺的步伐逼近，像一列载货列车冲过来。这个庞然大物提起一脚，朝杰克和其他人的头上踩踏过来，就要把他们踩扁在地。

约翰霍地抽出宝剑，对准巨人踩来的脚底。

“危险，危险！”宝剑厉声叫道，“要是这动作持续下去会给脚造成伤害。”

巨人停住下踏的脚，近到恰好够杰克看见他救出来的那些人在脚跟下面，其中一个不怕事的人正要去抓那只踏下来的鞋。

“原来，有人终于从那房里取走了唯一的利器。”巨人后站了一步，俯身看着两人和一只鹅，“还有我那只宠爱的鹅。你已经被解救出来了，哈哈，喜欢你新得到的自由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主人，”迈达斯回答道，“现在我与你的契约到期了。我成了一只自由的鸟。”

巨人点了点头。“这是实话。可太糟糕了，我正要用你下的蛋来做壁画呢，还需要几百个蛋才能完成画面。”

“如果你再与我签约，我的条件很简单。”迈达斯答道。

巨人放声大笑：“我不这样认为。我们四位要在这儿赌一场，赌完之后，你又会在我的控制之下。”他再退后一步，双手一拍，向空气叫道：“队列XJ—15。”

大厅里顿时闪闪烁烁，墙壁哗地一下截断一切视线，只剩两大口子，一道就在杰克等人面前，巨人走向右边的一道。

“好啦，这就是赌博，”巨人说，“我们进行一场穿过迷宫的赛跑。路程和走法随机决定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谁先抵达迷宫尽头谁赢得奖品。”

“奖品究竟是什么？”杰克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，金竖琴呗。难道有巨人参加的奖品不总是这个吗？”巨人纵声大笑，震耳欲聋，“预备好了吗？开始！”巨人转身就开跑。

杰克迟疑了一下，被巨人离开的速度怔住了。之后他父亲碰了下他肩头，拽他向前。

“咱们开始吧。”约翰向儿子叫道，但他向前跑了一段便停步了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杰克问。

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只大如气艇的老鼠。约翰提剑在前遏制大鼠，但没有办法超过它。

“我去减慢巨人的速度，”迈达斯说，又要展翅飞去，“用分子解离器在墙上挖掘洞门迈过这家伙。你的花儿能够找准打洞的位置的。”

奥声从杰克兜里蹦起来指示墙头，一束红色的激光一闪，在墙壁上留下一个标记，说道：“用分子解离器沿标记开口子，穿过去就可以迈开面前这嗜食的家伙。”

“先启动分子解离器。”奥声提醒杰克。

解离器啪啪地转动了一阵却只留下一道槽口，杰克以为这玩意儿用于墙头不顶用。

“用脚踢。”奥声指示说。

杰克踢开一块二英尺大小的地方，他赶快钻了进去。

“爹，快来！”杰克从洞门另一边叫道。

约翰迅速溜了过去，巨鼠想跟上，无奈洞口太窄了。

“转向对面那堵墙。”奥声说。

杰克照办了，红色的激光束又在墙上标出了记号。花儿说：“咱们横穿通道比沿着通道快多了。抓紧时间，咱们就可能成功。”

这样从墙上开门横穿了五道墙之后，忽然一声巨响，地面剧烈振动，把他们弹上半空。

“见鬼，咋回事？”杰克问。

“我想，咱们别管它，”他父亲回答道，“还是赶快挖洞开门横穿吧。”这时，迈达斯突然飞了进来。

“再穿过两道墙就到比赛终点了，赶快！”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巨人被减慢了几分钟，但你最好快速行动。我找了个转弯处，在地面涂了些润滑剂，生了两枚蛋，马文——巨人的名字，绕过去至少又得慢一分钟，这样你可以赶在前面。”

杰克又踢开一道门，让奥声再作另一标记。远处响起隆隆的巨响，通道上下都在振动。

“他来了。”迈达斯呻吟了一声。

杰克听见声响时正在横穿最后一道门，他用肩头挤开门钻了过去，发现自己来到*准 筴 抢钺洗抛*奖杯和徽章。在大厅中间的宽大台基上斜倚着那件奖品。

“那就是竞赛奖品！”迈达斯叫道，“快去拿上他，赶在马文到达之前！”

杰克全速向奖品冲去，这时巨人恰好从另一个出口露面。

“小家伙，我要赶上你。”马文咕哝着迈出一大步，再迈一步就要超过杰克了。

“杰克，快去夺下！”他父亲高声大喊，同时把剑掷过去，剑柄朝前。

杰克一个翻滚，从巨人脚下出来抓住剑柄。他冲向大厅中央的台基，头上挥舞起宝剑，巨人也在作最后的努力。然而，巨人的脚挨了一刀，痛苦地尖叫着跌下。当庞大的身影朝下倒时，杰克差不多愣住了，但他赶忙打起精神，竖起宝剑，迎向下坠的庞然大物。

“哇，好家伙，”马文爬起身来忍痛说道，“我猜是自己输了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约翰说，抱着竖琴站在台基上。

“爹，那应该是我的！”杰克站在巨人膝头拐弯处叫道。

“抱歉，儿子。看来你是要买田庄的人，我不能空负了这奖品。”他站在那儿，将那竖琴飘拂的长发绕在身上，她在约翰的耳畔哼唱着，那金黄的发绺摆动着像在给他搔痒。

“咱俩去个安静的地方说话，好吗？”约翰问他的新伴侣。

“行吧，老爷。随你的便。”她答道。

“噢，继续唱吧，”约翰拂了一下她的金黄长发，“杰克，再见。”这对伴侣走出了大厅，朝一条黑暗的通道走去。

“我有十年不曾输过了，”马文自言自语道，“现在却败给一个臭小子，他的爹和一只不守秘密的鹅。”

“嘿，你说我不守秘密，”迈达斯说，“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哪样不能干？”

“我爹得到竖琴，我妈找了个男朋友，弄了半天我有什么收获？”杰克问。

“哈，你得到了我。”迈达斯说，“你要是喂我该喂的食品，我这辈子会不断给你下蛋。而且，我还会不停地唱，咱们走在一路可热闹啦。至于你的花儿朋友，我相信也可以来点伴奏什么的。”

“花儿朋友？”马文问道，一面盯着鹅。

“请允许自我介绍。”奥声说，从杰克口兜里蹦跳出来。

“嗨，29型的，”马文说，“好多年没见过了。还带着先前的编程毛病吗？”

“毛病？什么毛病？”杰克问。

马文耸了耸肩说：“我以为谁都知道呢。当你提简单的问题，29型的装置总是以令人不能容忍的方法来实现。我想当初的程序编制人员称之为‘小题大做反应’。喋喋不休地插科打诨还可以，作为商业计算可用处不大。”

杰克瞧着自己的口兜说：“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和我妈挣钱的简便办法？而且还让我经历了这般艰辛！”

“很抱歉。”奥声从他口兜里发出悔悟的声音。

“费了这么多劲，我连竖琴也没得到。”杰克嘀咕道。

“啊，别为她难过，”马文评论道，“你父亲不出三天就会抛弃她。那些情歌很快就会烦死人的。你想我干吗心甘情愿地把她当做竞赛的奖品呢？”

杰克想，要不要去警告他父亲一声。“算啦，这些年他走后才真苦了我和妈。现在让他自己去干吧。”

“这才是好样的，小伙子，”马文得意地说，“至于经济上的奖励吗，你愿不愿为我设计充满挑战的下一个迷宫？同你那小题大做的小玩意儿一起，你会为我的下一个访问者设计出真正有趣的迷宫的。”

“嗯，这主意不错，”杰克说，“可是，如果我和奥声为你设计，我们要获得毛收入的一半。”

“一半，”马文叫喊道，回音隆隆，“这是什么商业要求？”

“啊，我有个议价的好主意，”杰克笑了，“咱们一起谈判如何？”

马文把杰克和迈克斯捧在手里说：“我想这将会是伟大友谊的开始。”

长长的厅廊里回响起双方出价还价的数字声音，仿佛是奇妙的对唱。

这以后，他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。

